

【因憑而生】

楔子、

「小姑娘妳叫什麼名字？家人呢？」一名雍容華貴的夫人，停在瑟縮在道路旁滿身髒污的女孩面前，抽出絹帕仔細擦拭她消瘦的臉龐。貴夫人看似細嫩的手其實長了粗繭，刮過女孩的肌膚帶來一點刺痛。

「我……我不記得了。」女孩低下頭，久不曾言語而艱澀沙啞的聲音透露出一絲難過。「爹跟娘很久以前就死了……」死在某支逃竄軍隊的燒殺擄掠中，那年，只有她一個人活著逃出村莊。

貴夫人看著小女孩，有神的鳳眼對上怯懦含淚的眼眸。她忽地蹲下身子把小女孩抱在懷裡，不顧身上一襲桃紅色的衣衫沾染塵土髒污。那女孩的眼神令她想起幾年前，她被丈夫推落馬車後的絕望，那時她也是這樣抱住自己一雙兒女，哭泣。

「夫、夫人？」小女孩有些訝異，她不明白為何這位打從旁邊路過的夫人會如此注意自己，她有些害怕，不知擺哪兒的雙手只得放在胸前。

「跟我回宮吧，剛好少些人手。」貴夫人嘴裡說著女孩聽不懂的詞，她明白似乎是要帶她走，跟著她自己也許不會再挨餓受凍。

女孩怯生生伸出手牽住貴夫人，而夫人將她拉上候在一旁的馬車，車內擺放幾枚軟墊讓人坐的更加舒適，還有一絲淡淡的檀香。

「妳就叫沁水，水沁沁，好嗎？」女孩點點頭，貴夫人有些訝異。「妳識得字？」

「以前爹有教過我。」沁水記得，有雙粗操的大手握住自己的手和樹枝，在地上寫出一個又一個大字，每認得一個字後她的父親都會笑著稱讚她。

父親都叫她什麼？沁水忘了……那一夜逃出來後，過往的記憶都如同那大火燃燒所剩的灰煙一般消失殆盡。

「很好，妳先休息一下，進了宮很多事情要學的。」貴婦人微微一笑，讓沁水靠著她的肩膀，但是沁水有些抗拒，「會弄髒夫人衣服的。」

貴夫人的笑意更深，鳳眼眯成一線，「剛剛都弄髒了沒有什關係，就先睡一下吧。」話語中隱含著不容拒絕，她順從地靠上，鼻間傳來女性特有的淡淡香氣。

馬車晃呀晃搭上宜人的檀香，讓疲憊的沁水很快進入夢鄉，嘴角含著笑，很久她都沒有這樣笑過、安穩過。

「我是呂雉，是大漢的第一皇后。而妳，也姓呂。」貴夫人輕輕拍著沁水的背，雙眼看著被簾子遮擋的窗外，若有所思。

一、

沁水仔細替呂雉鬆髮，輕輕拉開糾纏在一起的髮結，挽了一整天的髻，頭繃

得很，觸感微涼的玉梳輕輕刮過頭皮一點一點帶走皇后的疲累。

「沁水，按按本宮的頭吧，疼。」沁水回聲是便放下玉梳，十指微微施力按壓，這是她進宮後第一件學會的事，如今已經是第六個年頭。

「皇上去哪了？」閉眸，呂雉的眉蹙的更緊，「皇上今夜翻了戚夫人的牌。」沁水將手移到她的眉間，試圖按開那代表壓力的明顯紋痕。

「……是麼？」良久，皇后輕輕吐出一句。

「沁水今年十六了吧？」呂雉睜開眼，微笑，「時間過的真快，都是個可以許配给人家的姑娘了。」沁水聞言雙手一震握不住玉梳，接著連忙跪下。

「皇后不要沁水了麼？」沁水的聲音有些發顫，「沁水願到永巷或暴室做勞役，請皇后不要趕沁水出宮。」

「傻孩子，說什麼胡話呢，先起來吧。說過了沒外人在喊我夫人。」呂雉鬆開沁水緊抓住自己裙襬的五指，「我的盈兒已經是志學之年了，妳去服侍他吧。」

「夫人我、我不行的，您這裡人，我……」沁水心中是百般不情願，皇后雖然貴為一國之母，但是個可憐女子，在深夜裡常常夢魘哭泣。那時候，是她悄悄握住她的手，輕聲地安撫替她拭去鹹澀的淚。

這，應當是丈夫該做的事。

「這裡還有蘇蘇伺候著，別操心，沁水妳最聽我的話是不？」蘇蘇是另外一名宮女，也是給呂雉撿回來的。

「……是，夫人要沁水做什麼沁水都在所不辭。」雖然沁水明白，蘇蘇沒辦法服侍好呂雉，在夜裡就屬她睡得最沉。

「這才是我的好沁水，最懂事體貼。」呂雉讚許著，眼裡有著盤算，令人猜不透。

「子時了，去睡吧，明天去找林公公，他會跟妳說要做什麼。」打更的聲音遠遠傳來，夜深。

「是，沁水告退。」沒有先前擔憂的表情，現在她的臉十分平靜，看不出任何端倪，這是呂雉教她的第二件事，不顯任何形色，否則易招來殺身之禍。

「沁水。」呂雉叫住在門邊的她，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聲音帶有試探意味。

「稟皇后，我是沁水，呂沁水。」

## 二、

林公公林福海，是呂雉的人，是她娘家那裡的遠親。憑著這點關係他當上了太監總管，油水撈得不少過著優渥的日子，身型福泰且圓胖，氣色十分紅潤。

「有勞林公公了。」沁水微笑，塞給林福海一個透亮的翡翠鐲子，這是今早呂雉差蘇蘇給她要賞林福海的。

「不敢不敢，沁水姑娘隨小的來吧。」林福海馬上接過鐲子放到內襟裡，笑得更加燦爛。但就算沒有那鐲子他也要善待沁水。曾經有個不長眼的宮女見沁水性子溫順好欺負，明的暗的找她麻煩，後來皇后知道，把她眼睛剜了逐出宮。

當然，那宮女是配在戚姬底下做事的。

「沁水姑娘之後就是這裡奴婢頭了，日後太子殿需要什麼差小桂子來取就好。」一直跟在林福海身後的小太監給沁水一拜，他是林福海底下的小太監，現在發配在太子的殿裡做雜役。

「好的。」沁水微微點頭。

「沁水姑娘沒有什麼問題那小的就先告退了。」林福海轉身去吩咐小桂子，面露兇狠之色。「你可要好好伺候沁水姑娘，千萬不可怠慢。」

「小桂子明白。」小貴子點頭如搗蒜，入宮經歷尚淺的他眼中有掩蓋不了的不屑。

「林公公慢走，沁水不送了。」目送林公公離開後，換她轉身面對小桂子。

「剛剛公公的話說錯了，沁水只是個宮女，沒有誰高誰低。」奴婢頭？她沁水擔當不起。突然來了個宮女做頭，是誰都不會讓她好過，且她性子本就不張揚，狐假虎威這事她做不來。

「沁水剛來什麼都不懂，還請小桂子和其他姊姊多多提點。」

聽沁水如此客氣，小桂子的臉緩了緩消了慍色，他本來是不喜沁水，但現在他明白能夠和她好好相與。

「沁水多禮了，說起來小桂子還要喊妳一聲姐姐呢！以後大家在太子殿裡過日子就多多彼此關照了。」小桂子笑，如同林福海的笑容一樣諂媚，沁水心中莫名升起一股厭惡，但她還是笑，在這宮中最好的面具便是笑。

「小桂子，她是誰？」一個聲音自後方傳來，沁水轉身看見一名身穿白色錦袍的少年站在殿門口，是當今太子劉盈。

少年有著和呂雉相似的容貌，但細長的鳳眼中沒有他母親的滄桑，雙眼似乎有著一層水霧看起來是如此不真切，直挺的鼻樑，紅潤的唇有著自然彎起的弧度，無時無刻都像在微笑一般。

「奴婢名為沁水，是皇后派給殿下的宮女。」不等小桂子答話，沁水便盈盈一拜，低著頭收起原本打量的目光。她極少聽見呂雉說太子的事，對他的性子不清楚，只聽人說太子是個溫和的謙謙君子，今日一見果真溫潤如玉。

「母后嗎？真是有勞母后了。小桂子替我跟母后說沁水我很滿意，順道往小允子那拿昨天賞下的血燕帶著。」

「是。」小桂子應聲告退，留下依然行著禮的沁水與負手而立劉盈。

「起來吧，母后的人。」劉盈語氣帶著淡淡的嘲諷，沁水驚愕地抬頭，太子神色依舊一臉平靜且怡然，沒有顯露出一絲情緒。

「陪我去拜會老師吧。」說罷，劉盈轉身走出太子殿，沁水連忙跟在他後頭。

沁水十分訝異，因為劉盈口中的老師是盛名遠播的「商山四皓」，是當今皇帝劉邦極其推崇的隱士，名叫東園公、綺里季、夏黃公、角里。幾年前劉盈險些被廢，多虧留侯張良的計策請出本不願涉入塵世的四皓，才保住了他的太子之位。

而這個風波平息過後，沁水在替呂雉梳頭時發現更多的白髮。

### 三、

四位賢人到了皇宮後，不願住在太過嘈雜的地方，所以落居在皇宮最西邊的碧禾園，宮女太監們也只負責送飯，其餘時間不得進入。

每日，劉盈都要來問候他的老師們，每次他前來，四皓們幾乎都在兩兩對奕，劉盈便站在一旁靜候等到他們對弈結束，有時中午便止，但有時要到太陽打西邊落下，灑滿他們一襲光輝，方休。

這次的對弈是東園公對上綺里季，夏黃公對上角里，而東園公二人在劉盈他們來時已經結束，剩下夏黃公和角里陷入膠著。

沁水靜靜站在一旁觀看，兩位老者落子的速度十分緩慢，甚至白子跟黑子起落的時間快要一刻鐘。沁水站得有些累想稍作休息，但是看見劉盈身形筆挺神色嚴肅，她努力挺著腰不顯現出一絲疲態。

「小娃兒不簡單，第一次盈兒可站不了這樣久。」來往多回，終於落下最後一子勝負分曉，夏黃公勝了這局棋，第一句話便是稱讚沁水。

「太傅過誇奴婢了。」沁水不知哪位是哪位，便喚作太傅。

「叫我夏公吧，太傅聽起來不順耳。」夏黃公一一介紹其他三人給沁水認識，她便一一行禮拜會。

「盈兒今天就先這樣，你跟小娃回去吧。」角里如此對劉盈說道，今天太過熱鬧，破壞了此處應有的寧靜。

正當劉盈和沁水退出碧禾園的時候，東園公叫住劉盈。

「這孩子，善。」短短四個字劉盈聽見，沁水也聽見。

徒步而來自然也徒步回去，這次劉盈放慢了速度，似乎有意跟沁水並行，她明白，這小她一歲的太子有話要說。

「先生們很喜歡妳。」劉盈說，「第一次見到我角里先生還嘆氣。」

「角里太傅為什麼要嘆氣？」沁水被挑起好奇心，她反問。

「他說我不適合做皇帝。」劉盈說道，神色淡然，像是在無意間提起別人的事一樣。但是沁水的神色丕變，這不應該是東宮太子可以說的話。

「但是皇后她……」沁水的雙眼毫不掩飾直視劉盈，不顧她與他之間身分的巨大鴻溝。

『她為了你的將來做了多少算計，每天有多少的擔憂，你為什麼可以如此冷靜？』

沁水的心裡話還沒有說出來，劉盈的手便舉起阻止她，「我知道，所以我現在還在這裡，這是母后希望的。」他若有所思，眼睛帶著哀傷。那眼神跟沁水常有的表情很相似，她是同情是悲憫，對於一個救命恩人，對於一個母親。

「我知道母后喜歡妳，現在老師也喜歡妳，不管妳在這的身份和意義是什麼，我也會喜歡妳。」劉盈轉頭望進沁水的眼睛，那雙飽含水氣的眼眸有著認真，「希望妳不要像母后、定陶夫人一樣，算計一切。」

沁水愣住了，這樣一個男孩對她說出這樣的話語，她該如何反應？而劉盈不等她回答就轉身大步離去。過了一會兒沁水才接著跟上。這次，他們不再並肩而行。

之後沁水每天服侍劉盈的生活起居，所有飯菜茶水都是她先嘗過之後才送上給劉盈。這個清徹如水溫潤如玉的少年漸漸信賴且倚重沁水，在一年後的某天，召了她侍寢。但是一切依舊，沁水沒有被收為姬妾。這也許是呂雉的意思，而她依然伺候劉盈，遵從她貴夫人下達的命令。

呂雉，再也沒有傳喚過沁水。

#### 四、

皇帝駕崩，在征討英布的戰役上，諡為漢高祖。而太子劉盈繼位為惠帝，年十七。

而他的皇后，是十來歲出頭的張嫣，是他親姐魯元公主的女兒。

沁水默默看著一切發生，如今她多了一個要伺候的主，但更像多了個妹妹似的，她跟張嫣之間十分親厚。

某天劉盈召沁水侍寢，他攬著她將頭縮在她的頸邊說話。

「朕把權力給母后了。」劉盈的手輕撫過沁水黑亮的長髮，享受指腹傳來細滑的觸感，「母后笑得很高興。」

「怎麼突然說這些？」沁水有些乏，這一兩個月身體很容易就感到疲倦，她硬撐著眼皮努力抗拒陣陣襲來的睡意。

「但是她的眼睛還是不滿足，她擁有大權了為什麼還不滿足？就算笑感覺還是在流淚？！」劉盈有些激動，許久他不曾這樣，連太后要他娶張嫣他眉頭皺也不皺就答應了。「身為母后的兒子，我該怎麼辦？難道一定要……」劉盈沒有繼續說下去，他的臉色有些難看，這時戚夫人已經被拘禁在永巷。

大概就是戚夫人她的兒子如意了……沁水心想，但是她真的很睏，來不及應答便沉沉睡去。

「沁水？沁水？」劉盈用手輕觸沁水略微蒼白的面頰，發現她已經睡著了，前先天張嫣跟他說沁水身子不舒服想吐，莫非……？

劉盈決定明天宣太醫給沁水把脈，如果沒有錯，他要封妃給這個日夜陪伴他的女子。

隔天一早天，小允子喚醒劉盈告訴他趙王如意奉命前往長安，午時就會抵達。劉盈一聽驚覺事態不妙，立刻起身前往城外霸上親自迎接他寵愛的胞弟。把他接到自己宮中，同吃同睡，不讓他離開自己身旁，以確保如意的安穩，也就忘了要替沁水找太醫的事了。

過幾天後的夜裡，沁水被呂雉傳喚過去，她跪在地上望著呂雉的眼神中埋藏著激動，發覺這些年來她蒼老許多，已不復當年的尊貴氣度。

「孩子，幫我梳髮吧。」沁水上前鬆開她的髮髻，動作依然熟練，像是她不

曾離開，而這個髮髻是今早她梳整的。

呂雉享受的眯上眼，「還是妳梳的好。」

沁水梳著盡染白霜的髮，淚珠因為呂雉的一句話落了下來。強烈的哀傷感自心中深處湧現，曾經風光如斯的皇太后如今為何是這副模樣？

包覆在重重紫金華服下的身軀，就算有檀香的存在，也掩蓋不了衰敗的氣息，近乎死亡。

「明天，盈兒會去狩獵，妳把這藥參在趙王要喝的酒水裡。」呂雉從衣襟裡取出一包藥粉，遞給沁水，她呆愣的表情顯現她的無措。與六年前相似的夜，心中最敬愛的女人兩次給她不知如何是好的命令，兩次，她都不想做。

「沁水，妳姓呂。」呂雉把藥放在她的手心，不是很細嫩的手將她的五指緊緊包覆。「妳要殺的，是姓劉的如意。」

「夫人，皇上他很敬愛您，您這樣……」第一次，沁水試圖抗拒。

「就是因為他敬愛哀家，所以妳才要做，這樣，哀家才會高興快樂。」呂雉自稱哀家，擺出了太后的威儀，沁水只能接受。

「妳肚裡的孩子，我會讓他平安誕生。」呂雉目光柔和看向沁水的小腹，眼中有著算計的光芒，此刻沁水沒有察覺，她震驚於皇后告訴她的消息，腹中有了孩子。

「女人家第一次總是迷迷糊糊，妳這樣媽兒早就告訴我了。妳回去歇息吧，明天我要聽見劉如意的死訊，不然……」太后的雙眼有意無意掃過沁水依然平坦的小腹。

呂雉笑著讓沁水退下，她的笑容沁水不敢也不忍再看第二次，如此陰狠毒辣，而笑聲帶著壓抑的瘋狂。

## 五、

沁水盯著劉盈熟睡的臉龐一夜無眠，直到天微亮雞鳴她才稍稍閉眸休息。一會兒隱約聽見劉盈起身的聲音，他已經出發了。過了半晌，起身，她踏入劉盈的寢宮，而劉如意安穩地在床上睡得深沉。

如意有著和劉邦相似的眉眼，難怪做父親的他會想要廢掉劉盈，在如意規律的呼吸聲中，沁水將手放在小腹上。

如果是個男孩，將來也會像如意這般大，在呂雉的擔保下，沁水可以不用擔心什麼。

然而昨日臨走前呂雉那一眼，沁水莫名感到恐懼，太后能保孩子自然也能殺掉孩子。念頭到這，酒壺的蓋子已放在一旁，只差手中那包毒藥，但她遲遲沒有動作。

這是劉盈最寵愛的弟弟，沁水能夠殺死與她同床共枕無數日夜之人的胞弟？

轉念她腦海中浮現呂雉瘋狂眼眸中的哀傷，這條命是她撿回來的，現在她要還給恩人一條命。而且，讓她的孩子一世平安。

『妳要殺的，是姓劉的如意。』呂雉冷漠的聲音在她腦海裡不斷反覆。

在床頭面前站了近半個時辰後，沁水終於將毒藥倒進酒壺，白色粉末一點一點地融在酒水中，接著放在一旁的雕花檯木桌上，她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地踏出寢宮。

殺人的感覺讓沁水感到十分反胃，接著她感到一陣暈眩，艱難地扶著牆一步步走回自己的房間，倒在床上後不醒人事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沁水聽見十分哀慟的叫聲，她起身緩步走向門外。劉盈的外袍沒有脫下，他抱著如意的屍體在庭廊大哭。這景象沁水十分熟悉，八年前就是這樣，她抱著自己父親的屍體，母親和姊姊被士兵擄走，外頭是女人的慘叫與哀嚎，還有大火霹哩啪啦燃燒屋舍的聲音……

「爹、娘……」沁水的眼眶泛紅，她漸漸想起當時發生的一切細節。而劉盈這才注意到在一旁的她。「沁水！妳跟朕說！這是誰做的？！」

劉盈不停搖晃沁水的肩膀，雙眼佈滿血絲的模樣十分駭人，她忍住反胃的感覺想將事情告訴劉盈，「孩子、我、孩子……」接著便暈了過去。

聽見孩子兩個字劉盈才稍稍恢復理智。沁水真的有他的孩子了！他連忙將沁水打橫抱起走進寢宮內將她在床榻上。

「宣太醫。」

接著他走出去，跪坐在如意的身旁，良久。

直到林福海差人把如意抬至別處。

等到沁水再次清醒，劉盈又如以往帶著微笑的面貌溫和地看著她，她很想對劉盈說對不起，這一切是她做的。但是在喝下煎好的藥湯後，沁水又沉沉睡去。

一睡便接連好幾日，而中間清醒的時間不超過一個時辰。

等到沁水真正的清醒，她發現很多事情有所改變，劉盈終日飲酒，甚至夜宿在他不曾住過的皇后寢宮，但他還是有很多時間在陪伴沁水。

當沁水問他怎麼回事，劉盈只是笑笑沒有回答，但是他徹底變得不一樣，不再是當年她初相識的劉盈，不再謙謙君子不再溫潤如玉，像是清澈的溪流染上高原的黃土變得渾濁不堪。

後來她打聽到戚夫人死了，且死狀淒慘被稱作人彘，在她死前呂雉曾經讓劉盈前去永巷。

或許他就是這樣受刺激吧，依沁水對他的了解。

## 六、

十月懷胎說快不快、說慢不慢，等到她臨盆的時候劉盈卻不在身旁，似乎是有使臣前來進貢，他上朝去了。身邊只有蘇蘇和穩婆在一旁幫忙。

沁水的慘叫一聲高過一聲，捱過一陣痛處後又是一陣，當她以為自己幾乎瀕死，直到響亮的哭聲將她自無邊境的痛苦中拉回現實。

「是個男嬰！快去稟告太后！」蘇蘇的聲音異常興奮，在沁水的耳裡聽起來

很不對勁，但是她已經沒有力氣去關注這些了。懷中抱著紅通通的嬰孩，是劉盈的孩子，沁水微微一笑，用盡力氣後她全身虛脫，不久便沉沉睡去。

「孩子醒醒，沁水，呂沁水。」沁水聽見呂雉的聲音在耳邊呼喚，那麼的溫柔如同她第一次問她叫什麼名字一樣。

「夫人……」她掙扎著起身，看見呂雉看見蘇蘇，就是沒有瞧見她的孩子。

「孩子我交給張嫣了。」知道沁水的疑惑，呂雉便告訴她，當沁水聽到她把孩子交給張嫣的時候，便明白，這孩子永遠不會喊她娘親。

「這裡有皇家鑄劍師打造的匕首，還有份量不小的鴆毒，妳挑一個吧。」蘇蘇將盤子遞到沁水面前，而匕首冷冷的寒光刺痛著她的雙眼。

「夫人……」沁水這次沒有慌，她只是不解地看著呂雉。為什麼？為什麼她要死呢？她還可以替她的夫人做很多事……

「那孩子只能有一個母親，不能讓任何人威脅到嫣兒。」呂雉的聲音十分無情，她冷眼看著伺候她多年的沁水，這次她要她的命。

「只要是夫人的命令……」沁水拿起鴆毒準備喝下前，雙眸定定凝視著呂雉抹著厚厚脂粉的面容。

「夫人，沁水真的很想服侍夫人直到老死，一直幫夫人梳頭整髮……」仰頭，飲下。

呂雉沒有看著沁水，自她喝下鴆毒的那一刻她就轉身離去，但是準備跨出房門的腳微微一頓，「等等讓林福海把她厚葬了吧。」

「夫人……」沁水的視線模糊，她想到了劉盈，不知道他發現自己走了會不會傷心？她真的很想對他說，如意……

意識漸漸模糊。

「沁水！沁水！」感覺有人將她抱在懷中，是劉盈。年輕的帝王陷入瘋狂與痛苦的交織當中，在他身邊的人，一個一個接著離開。

「我、我……如意……」沁水掙扎著想說話，但是嘴裡不停吐出血沫，染在劉盈的白袍上，如同在雪上開出一朵朵嬌豔鮮紅的花。

「別說了，朕明白！太醫、太醫！」劉盈急切地呼喚太醫，但沁水知道她的時間已剩不多，她只是緊抓劉盈的手，在他耳邊用微弱的聲音說：「我……我想起來，我叫何、何玲兒……」講出自己父親給予的名後，沁水的氣息更加微弱，漸漸沒了生息。

應是可呼風喚雨的帝王，只能抱著沁水看她死去，溫熱的身軀逐漸冰冷。

以真心相待的女子，再也不會對他笑了。

七、

那個孩子在劉盈死後繼位稱帝，而呂氏一族完全掌控了整個朝廷。在後來的某天，小皇帝略為懂事之後，偶然聽聞自己不是皇后的親生兒子，而且自己的生母早就不在人世。



「母后雖然扶養朕長大，但她殺害朕的生母，又把朕當成是她的兒子！」小皇帝越說越氣憤，「等朕長大了朕就要反她！殺了那些叛賊！」

自然這些話傳到呂太后的耳裡，小皇帝是不能繼續當傀儡，便命人將他拘禁在永巷，隨便找個理由廢了他。

呂太后一直記得廢帝的生母，沁水，是她給的名字。那個老是幫自己梳頭挽髮的少女，看她的眼神總是帶著悲憫，那種眼神呂雉無法承受，便將她派去劉盈那兒，沒想到，沒想到……

「妳的孩子怎麼不像妳這樣溫順呢？」呂太后喃喃自語，手裡握著沁水常用的玉梳，偶爾，她會懷念沁水那纖巧的十指，替自己消去疲憊。

偶爾。

「林福海，把那孩子弄死吧。」呂太后下令後手一鬆，泛著翠綠色流光的梳子直直落在地上，四分五裂。

「喳！」

太監特有的尖細嗓音回響在大殿上，其中似乎夾雜一聲嘆息。